



悲惨世界 (上)

Bei Can Shi Jie

[法] 雨果 / 著 杨晓妮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Bei Can Shi Jie

悲惨世界（上）



[法]雨果著 杨晓妮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惨世界. 上 / (法) 雨果著; 杨晓妮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753-023-7

I. 悲… II. ①雨…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916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范淑梅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悲惨世界. 上

(法) 雨果 著 杨晓妮 译

主 编: 钟 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晓妮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bbs@yeah.net

网址: www.hrbcb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 字数 110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023-7

定价: 38.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Victor Hugo

悲惨世界

前言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同时也是诗歌的革新者和浪漫派戏剧的代表。雨果一生著作甚多,内容涉及文学的各种体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其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从构思创作到最终完稿成书共历时三十余年,小说通过在逃苦役犯冉阿让、妓女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三个人的不幸经历,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悲惨世界的图景。

主人公冉阿让出身于贫苦家庭,为了养活几个外甥,饥饿中在面包铺偷了块面包,却因此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九年。出狱后,一次他偷了主教米里哀的银器,警察抓住冉阿让时,米里哀主教却说这套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接着又另外赠送冉阿让一对银烛台。

就这样,在主教仁慈的感化下,冉阿让幡然省悟。从此,他隐姓埋名,立志从善。他改名为马德兰,靠技术改革,在另一个城市当上了工厂主,成为一名大慈善家,被市民拥选为市长。他帮助女工芳汀,在芳汀死

后又收养了她的女儿珂赛特。然而，一直怀疑他身世的警官沙威，却像阴影一般始终追随着他，伺机进行追捕。

雨果通过冉阿让的遭遇，深刻地表现了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是如何维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又是如何残酷压迫劳动者的。

小说中芳汀和珂赛特母女的形象颇为感人。天真纯洁的芳汀因受骗遭人蹂躏后怀孕，为了养活女儿，她来到冉阿让的工厂里做工，后被迫出卖自己美丽的长发和一对洁白的门牙，最后沦为娼妓。珂赛特寄养在旅店老板德纳第家中，小小年纪就受尽折磨。最终，身染重病的芳汀凄然死去，没能见到自己的女儿。芳汀短暂的一生饱受折磨，反映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警察沙威是冷酷而残暴的法律的化身。他像幽灵一样跟随了冉阿让一生，破坏着冉阿让、珂赛特等人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他最后因精神崩溃投河而死，表现了法律渺小而虚伪的本质。

在作品中雨果试图用“仁爱”来代替压迫，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使悲惨世界变为幸福世界。整部小说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这两个理想人物，竭力宣扬这一思想，反映了雨果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

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史诗般的规模，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的状况，描写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小说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雨果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在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多方面广泛地得到运用。同时作者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不同寻常的人物，用虚构的偶然因素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种戏剧化的情节使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和理想的光辉，整部小说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不愧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它是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具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悲惨世界》反映了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因其视角的全面，深刻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到了 20 世纪，又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同样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

目录



Beiranshijie

悲惨世界

第一部	芳汀	1
第二部	珂赛特	259
第三部	马吕斯	483
第四部	卜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 街史诗	695
第五部	冉阿让	989

第一部 芳汀

.....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一卷

第1章

1815年，迪涅区的主教——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已75岁了。他自1806年起就是这里的主教。

虽然这是些不会影响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主题的小事，但为了全面、准确起见，在此处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对他的传说也是有必要的。大家关于某些人的传说，不管真假，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处的位置，并不亚于他们所亲身体验的事。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而他也就成了司法界的贵族。据说很早，在他大约18或20岁时，为了让他继承那职位，他父亲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中比较普遍的习俗，给他完了婚。婚后的米里哀先生仍然时常引起别人的议论，品貌俱佳的他，虽然个子矮小，但是长得俊俏，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他将自己一生的青春时光都耗费在交际场所和与女人们的厮混之中。

革命爆发时，风云变幻，备受摧残的司法界家庭在不停的驱逐、追捕和摧毁下走失流散了。革命刚开始时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得了肺病早已死去。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之后，他的一生境遇又将如何？

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本人家庭的破落，特别是一般流民的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张越发显得可怕的93年的种种悲剧，能否使他消沉和孤独？虽然一个人在生活或财产上遇到大难还可能做到不为所动，但如果那种神秘可怕的打击落在人的心上，却能让人一蹶不振；他素来就生活得欢乐而温情，这次是否能承受得住这种猛然降临的打击呢？没有人知道，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从意大利归来时他已是一名教士了。

1804年，白里尼奥的本堂神甫是米里哀先生。他那时就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在接近加冕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了本区的一件什么事，代表教区

信众向上级陈情的米里哀夹杂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了红衣主教费什。有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准备在前厅候见。皇帝路过时刚好看见米里哀用好奇的双眼瞧着他,于是他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看着我的那个老头是谁?”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的是一个老者,而我瞧的是一个天子。这对于你我都很上算。”

当天晚上皇帝把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向红衣主教问明了。不久米里哀先生便非常诧异地被任命为迪涅的主教。

另外,对于米里哀先生早期生活所传述的逸事,几乎没谁知道它的真假,而且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底细很少有人知道。

小城市里人多嘴杂,会动脑的人又少,这对于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都很难接受,米里哀先生也是这样。虽然他是主教,而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必须忍受。总之,与他名字有关的那些谈话,也不过是一些闲谈,谈的只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不是,用南方那种强烈的词来说,只是“胡诌”罢了。

无论如何,在他担任了迪涅教职9年后,那些小城市和小百姓当初闲谈的题材都已被扔在了脑后。无人再敢提起,甚至无人再敢回想那些闲言碎语。

刚到迪涅时,米里哀先生与比他小10岁的未婚妹妹相依为命。

一个和妹妹巴狄斯丁同年的马格洛太太是他们的用人,如今,她在做了“本堂神甫先生的女仆”后,获得了一个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这样的双重身份。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秀、性情温厚,“可敬”两个字在她身上真正得到了体现,因为一个妇人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个接一个圣洁的工作,这使白色和光彩包围着她的身体;她老年时,具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慈祥之美”。她半老、青年时期的那种消瘦,变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让人联想到她是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与之相比处女也要逊色。她的身躯像是影子构成的,任何能够显示性别的实体都没有,只是透着微光的一小撮物质。她总是垂着双眼,许多人说她是寄存于人间的天女。

矮小、白胖、臃肿的马格洛太太整日忙忙碌碌、气喘吁吁，这一方面是由于她操劳，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后，当地人依照法令中规定的礼仪隆重接待了他，他被人们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第一次的拜谒。

部署完毕，整个城市全在等待着主教执行任务。

迪涅的主教院挨着医院。

1712年，亨利·彼惹以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和西摩尔修道院院长的双重身份，出任迪涅主教，并建起了一座装修壮丽辉煌的石料大楼作为迪涅教区的主教院。那的确是一座华贵的府宅，里面的装修全都豪华高贵，无论是主教的私宅，大大小小的客厅，每一个房间，宽阔的大院，还是拥有佛罗伦萨古风的穹隆的走廊，树木苍翠葱郁的园子，都是如此。楼下对着花园的一面，是高贵典雅的游廊式的大厅，1714年7月29日，主教亨利·彼惹曾经在那个餐厅里宴请过这些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的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的院长菲利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弗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恺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的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约翰·沙阿兰。

那间大厅一直用上面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的画像装点着，“1714年7月2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被用烫金的字体刻在放在大厅中的一块白色大理石碑上。

那个低矮简陋的一层楼就是医院，但也有一个很小的花园。

米里哀主教任职后第四天就参观了那家医院。参观结束后，他邀请院长到他家做客。

他说：“院长先生，医院现有多少病人？”

“我的主教，26个。”

“刚好和我数过的吻合。”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紧挨着一张靠得太近了。”

“我注意的也正是这个。”

“那些病房全是小房间，所以病房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我感觉的也是这个。”

“况且，即使是在有一束阳光的时候，对于那些刚起床的病人们来说，那花园也太小了。”

“我见到的也是这个。”

“在传染病方面，两年前，发生过麻疹，最多时达到 100 来个病人，今年也发生过伤寒，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到的也是这个。”

“没有办法，我的主教？”院长说。

“我们总得将就些。”主教说。

那次谈话就在楼下那间高贵典雅的游廊式餐厅里进行。

彼此无言后，主教突然问院长：

“先生，”他说，“您说将这个餐厅改成病房能放下多少张床？”

“这个餐厅！”惊慌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扫视了一下餐厅，像是在推算。

“一定能放下 20 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接着又提高声音，“看，院长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显然的失误。你们的 26 个病人住在那几间小屋子里，可我们这儿才三个人，却在一个能住 60 人的地方。您住我的房子，我住您的。这儿现在是您的房子了，您应该是这儿的主人。”

第二天，主教的私宅住进了 26 个病人，主教却搬到了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的家在革命时期就破产了，所以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他妹妹每年靠领着 500 法郎的养老金，勉强维持她住在神甫家里的生活。作为主教的米里哀先生每年能够从政府领到 15000 法郎的薪水。搬到医院的当天，米里哀先生就作出决定，把所得薪水分作下面各项用途，并亲自写了一张单子。

我的家庭开支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补助	1500 法郎
传教会补助	100 法郎
迪迪耶山遣使会修士们补助	100 法郎



巴黎外方传教会补助	200 法郎
圣灵会补助	150 法郎
圣地宗教团体补助	100 法郎
各慈幼会补助	300 法郎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	50 法郎
改善监狱费用	400 法郎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500 法郎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1000 法郎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2000 法郎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100 法郎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1500 法郎
穷人救济费	6000 法郎
本人用费	1000 法郎
总计	15000 法郎

在迪涅主教任职中,米里哀先生没有更改过上面的分配方案。他把这叫做:我的家庭开支分配。

巴狄斯丁姑娘以丝毫没有反对的态度接受分配。对圣洁的她来说,米里哀先生是她的哥哥,并且也是她的主教,是亲情中的朋友和宗教中的头儿。她爱他,而且极其佩服他。当他说话时,她总是洗耳恭听;每当他行动时,她总是跟随伺候。只有女仆马格洛太太,略微有些唠叨。我们已经晓得,主教只给自己剩下 1000 法郎,与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加起来,每年也只有 1500 法郎。而这 1500 法郎就包括了两个老太太和老先生生活的费用。

但是有教士来到迪涅的时候,主教先生依然有办法接待他们。那应归功于马格洛太太的过度俭朴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统筹安排。

到迪涅大概三个月的一天,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看有些不行了!”

“就是嘛!”马格洛太太说,“主教大人就连省里应该给的那项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的费用都要不来。在从前的那几位主教任职期间,那两笔费用是有的。”

主教说：“对！您说得很对，马格洛太太。”

于是他提出申请。

过了段时间，省议会审查后通过了申请，答应每年给他 3000 法郎，理由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补贴”。

本地的绅士们对这件事很不满，全都大叫起来。有一个帝国元老院的元老曾是五百人院^①元老之一，曾为雾月 18 日政变筹过款，他在迪涅城郊有一座豪宅，就住在那里。因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十足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泊麦内先生。我们现把原信摘录下来：

……轿车补贴？对于一个不足 4000 人的小城，有何益处？邮车和巡视补贴？先要说这种巡视有何益处，而且，在崎岖的山区，路都没有一条，怎样走邮车？只有骑马走。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走小牛车。现在所有的神甫都一样，贪婪，吝啬。他在到任的时候，还像个和善的教徒。而现在却跟别人一样，非要坐轿车和邮车了，他非要享受前任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哼！这个臭神甫！伯爵先生，假如皇上不替我们清除这些吃白食的混蛋，所有的事情都会很糟。打倒教皇！（当时刚好和罗马发生不快）对于我来说，我只服从恺撒……

这件事，却令马格洛太太很愉快。

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这下好了！主教开始时只想他人。可是最后，却不顾自己不行了。他把他的慈善费分配妥当，这 3000 法郎就是我们的了。”

当晚，主教将一张单子给了他妹妹。

车马费及巡视补贴：

补贴给住院病人肉汤	1500 法郎
补贴给艾克斯慈幼会	250 法郎
补贴给达吉仰慈幼会	250 法郎
救济被抛弃的孩子	500 法郎
救济孤儿	500 法郎
总计	3000 法郎

这就是米里哀先生的预算。

对于其他方面的费用，如请求提前婚礼费、特批开斋费、婴孩死

① 五百人院是根据 1795 年宪法由两级选举产生的议会。



前洗礼费、传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结婚典礼费等，这个主教给穷人的钱都是从有钱人身上拿来的。取得紧并给得快。

马上，资金捐助就多了起来。那些慷慨解囊的人和那些请求帮助的人纷纷上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还不到一年，主教就成了所有慈善机构的代理人 and 所有贫困者的支出人。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过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略微改变一下他的生活方式，或使他在他所必需的用品以外增加一点多余的东西。

不仅仅是这样，由于社会底层的穷困是上层人们的慷慨大度所远远不能填补的，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就付出了。就如旱地上的水一般，不管他收进了多少钱，都永远没有留下过一分一毫，于是他从自己身上克扣起来。

主教们通常把自己的教名写在文件和信函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选择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主教。我们也就照这个名字称呼他，并且此称呼很让他满意。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我们不敢说这里我们所描绘的主教是准确的，但我们可以说这个形象和真实情况是相似的。

第2章

主教把自己用车的钱当做救济金给了穷人，他因无车坐而减少巡察。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正如我们所叙述的那样，几乎没有道路可走。三十二个堂区，四十一个司铎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所有的都巡视过来，可不是件容易事，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就坐小马车；在山里，就干脆骑驴去。陪伴他的还有那两位老妇人。如果路程对她们来说太吃力时，他就一个人去。

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走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囊中羞涩，没有财力享受像样的车马。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看他从驴背上下来，脸上显露出一丝鄙视的神色。还有一些

士绅也围着他笑。

“市长先生与诸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是什么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肯定认为一个穷苦的牧师乘着耶稣基督的坐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说实在的，这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过程中，他是慈祥和蔼的，聊天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向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生僻处找他的论据和例子。他总是以周围的事例开导这些乡人。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种特权，让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塌了，就会有人无偿地帮助他们修建房屋。这真是上帝保佑的地方。”

对那些急于收割粮食并想得到好收成的人，他就说：“你们看看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得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况提出来，待到礼拜日，公祷完后，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会去他的地里帮助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

对那些因钱财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就说：“你们看看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里十分凄凉，五十年来人们都没听过黄莺的叫声。可是，如果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能嫁出去。”

对那些整天打官司、费尽心机而又倾家荡产的人，他就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乡亲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像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法官，只知道处理一切的是地方长官。他分配捐税，靠良心向每人抽捐，义务解决纠纷，为人分配遗产，不要酬金，办案也不收报酬。在这纯朴的人中间，他处事公平，所以人们对他心服口服。”

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也用格拉谷来做范例：“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那么小的地方，仅有十二或十五户人家，自然不能经常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全谷人共同集资，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经常去集市，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只要看到帽带上插着鹅毛笔，那肯定就是他们。那些只教人读书的戴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插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插



三管。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不管怎样,不学知识是多么令人丢脸的事呀!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严肃而又和蔼地谈着这一切,就如父兄般;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用寓言比喻,他语言简洁,想象丰富,一语中的;那真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言善辩,又能服人。

主教谈话时气氛活跃并且使人感到快乐。他总要求自己适应那两个陪伴他生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准,笑的时候就好像小学生一样天真。

马格洛太太诚心诚意地称呼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向书橱走去,要去拿一本书。那本书在最顶上的那一格。主教的身材矮小,怎么也够不着。

“马格洛太太,”他说,“请您挪张椅子给我。我这个‘大人’还大不到够着那个架子呢。”

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喜欢在主教跟前唠叨她三个儿子所谓的“前程”。她有几个年龄很大、行将就木的长辈,她那几个孩子顺理成章就成为老人们法定的继承人了。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 10 万法郎的年金,第二个继承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必然要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常总听这位做母亲的那些可笑而又可以理解的夸耀,但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大谈特谈那些所谓继承和“前程”时,他似乎显得比平常更出神一些。德·洛夫人有些烦躁地停来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主教说,“一句怪话,可能出自圣奥古斯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可能继承什么的人身上吧。’”

另外一次,他收到本乡一个绅士的讣告,一大张纸上所铺写的,除了亡人的一些头衔以外,还把他所有一切亲属的各种封建贵族的尊称全排列上去了。他叫着说:“死人的脊骨是多么结实啊!别人把一副如此显赫的头衔担子叫他轻松地背着!这些人只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甚至连坟墓也不放过!”

他不断地发出这种口气温和却立意尖刻的讽谏,但几乎每回都蕴涵严正的意义。一次,在封斋节,有位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他颇有口才,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慈善”。他奉劝富人

救济穷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堕入他所形容的那种阴暗可怕的地狱,而进到他所说的非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当时在教堂的听众中,有个停了业但非常富有的惹波兰先生,这人经常放高利贷,在制造大布、哔叽、毛布和高呢帽时赚了50万,但他生平从未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听了那次讲道之后,大家都注意到他每到星期日来做礼拜时总拿一个苏给天主堂大门口的那几个乞讨的老婆婆。她们得六个人去分那一个苏。一天,主教碰见他在行这件善事,他笑着向他的妹妹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边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只要是遇到慈善事业这一问题,他即使碰壁也不气馁,并且还能想出许多耐人寻味的话。一次,他去城里一个富人家的客厅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位商特西侯爵,他年老、有钱、吝啬。他左右逢源,有方法既做极端保王党人又做极端伏尔泰派。那样的怪事是发生过的。主教走到他跟前,碰碰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一定得给我点儿什么。”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就这样回答:“我的主教,我还有我自己的穷人呢。”“把他们都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公布道: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在132万所房子中只有三个出口;181.7万所房子只有两个出口,就是门和窗;还有34.6万个棚子却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门。这些都要归功于所谓的门窗税。把这些穷人,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很小的孩子挤塞在里头,会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发生!咳!上帝把新鲜空气送到人间,而法律却拿空气做生意。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赞颂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上下两个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连小车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照明,点的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高原区,情况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上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烤出来的。一到冬天,他们用斧子砍开那种面包,放在水中浸泡二十四个小时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慈悲吧!看看你们身边的人是怎样受苦受难的!”

他原来就出生于南部的普罗旺斯,所以南方的各种方言很容易就掌握了。他学下了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 bé! moussu, sé sagé?”学下了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 anaras passa?”学下了多菲内省的方言:“Puerte un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这样就博得了